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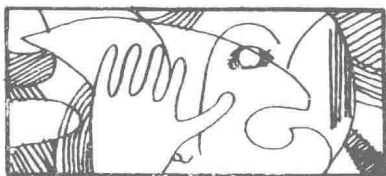
夢·活·人·語

林壩

廣東旅遊出版社

梦话·人语

林 壖



广东旅游出版社

书 名	梦话·人语
作 者	林 壖
出版发行	广东旅游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淘金坑42—43号)
经 销	广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厂
规 格	787×960毫米 32开
印 张	7.5印张
字 数	125千字
版 次	1990年3月第1版 1990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7—80521—144—2/I·60
定 价	3.50元

人生是一部大书。

《人生》丛书收入了当今文坛画坛名流的精彩之作。不求宏大之规模，是以少而精见著。

本丛书更不拘泥于体例风格之一致。乃求不拘一格，自由浪漫。天阔地广，任放马由缰，谈个痛快，——人生之种种，尽在笔下。故有诗有文，有歌有哭，但全部都是作者心灵的声音。

自由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因此才会有生命的灿烂，——

我们将一世去追求。

自序

龙这东西挺神气，蛇这玩意差多了。龙这东西本就未必有，蛇这玩意却是真切的。我近几年写的东西，大致也就在龙蛇之间，更何况大致也是龙年蛇年的制作，故虽名之为《梦话·人语》，实亦龙蛇之集。

平常说画蛇添足，很有警意。只不过，倘再耐心加添下去，画成龙样也说不定，难说。自然，依着千百年来的蛇来画，本就没有足的，只是画久了、画腻了，自然也烦。添了足，不三不四，不入世眼，丢人现眼，也在意料中。耐心添下去，出个龙样，显然可喜，只又是龙本来就不是真实中的东西，也不是先前就想要的模样，真真苦煞人！

也许，本就不必画蛇，不可画蛇！

也许，本就只能画龙，画不成龙！

终于，也总是龙龙蛇蛇而已。

己巳年龙舟水时记

目 次

自 序	1
-----------	---

龙蛇集

巨匠雕虫	3
想洞庭	7
渴望	11
《读画会》补遗	15
南粤画风测	17
简炼·凝聚	
——我看李默	19
一双烫热、粗硬的瘦手	22
热浪向我扑来	24
有这样一间小草画室	28
我说衍宁	31
龙首扇凉	35
灵秀之歌	
——序方楚雄画集	37

雷州醉	40
鸥洋闭上了咀巴	43
奇兀的那一边	46
他这里静悄悄	49
框外话则驹	53
懂非俗	54
中国眼	59
不愧珠江	62
没有獠牙的狼孩	
——蔡少华摄影谈	66
生活与自我	69
《梦之女》画集自序	71
《人物警鉴》自序	73
有人性的美人	76
朱耶·墨耶	80
遗憾，本就如此	84
梦话	87
说“假话”	90
鸟语·绿叶	93
美的回报	97
少年的夜	101

马跑着，那是我	106
广东画坛遐想	123
 无牙集	 141
书 眼	171
金黄色的梦	213

龙 蛇 集

樂 苑 集

巨匠雕虫

长久以来，雕虫者多被视为小技。又加之江湖画士与画坛混子将笔墨儿戏漫天盖野地扑将过来，再加之落魄文人的吹胀，虚妄浮浪遂被谎称为神逸。时弊所至，小技几沦为绝技！

而以雕虫为生者，为生计困，绳绳营营，甚至有技胜于艺者。文胜于质，骨气全无，何来神逸？绝技几沦为末技！

区区雕虫，少有人为。

鉴于此，披阅黎雄才长年以来的虫鸟花卉精品时，心中自是惊喜与惊奇。黎雄才是岭南画派中早负名望英才焕发の中坚；画如其名，真是雄才；丈寻巨幛，成稿在胸，挥毫写去，一气呵成，旬日而毕，恍如天助。观其画，近看笔笔挺秀苍劲，法度森森，远看树山磊磊落落，蔚然大风，凡作画，宽舒笑谈，攸忽间笔走象现，理具而气生，神备而韵足。如此雄奇，诚是大才。大才而有雕虫之精作，怎不令人称奇！精作而有如此之多，怎不令人惊喜！

细细看来，黎雄才今天的挥洒，怎能离开昔年坚苦的研习！深入物理与洞察人生本就是画家的必不可少的日课，尽管艺术极需要想象的天马，但，飞鸟尚需驻足，天马的翅膀之外，还有四足使之履地而能跑。这四足，本就需坚实的！画作中精湛的深入与挺秀的笔墨，着着令人感动，当是“皇天不负苦心人”的明证。而更感人的是，时至今日，年近八旬的黎老，仍坚持年年除夕画幅花鸟谢岁的习惯，凡年初一，到黎老客厅的就可见到爆竹声中绘就的新作。这习惯的坚持足见黎老对于练功日课的操守！黎老平常天天日出而画，晨起皆先画一小幅，或山或树，或石或水，一小技，一树根，一湍流，一漩涡，……恍如拳师扎马，伶人练声般精注。这精经已注入了神圣感，因而除夕之制也就成了信念的寄物了。

再者，黎老曾说，年青对花卉虫鸟，下了极大功夫。高剑父寄希望于他的是，能写新宋元；即以宋元之法，写出花鸟新貌。而取法宋元，乃重其规矩森严，情理并茂的长处。为此，壮年之前，多有精妙杰构，颇得赞誉。如今这批虫鸟花卉精品，正可鉴证此话不妄。黎老又说，长久以来，一直把花鸟画作为山水画的基本功，且想画出更好的花鸟画。但，近卅多年来，对花鸟画多有压抑，一波三折，一时斥为士大夫玩物丧志之作，一时沦为资产

阶级情调的产物，茫茫无路，故此少画。心中先有的诸多宏图，至今只剩下这批精品在放射出钻石般的熠熠了！我想，我们尽可从这批精品来认识黎老，来认识黎老的道路。路不一定要人人走，但既走成了路，脚下总有功夫。走路的目的本不在走路，你向既定的目标搏击进发时，难免要择路的，即令落荒而逃，也仍要依路辨向。这么想来，他人的路轨，大师的足迹的意义正在于助你鉴证前行的标线。把天下人都骂绝的孤王，难免要闻楚歌的。夸父弃杖处，化为桃林，尚供逐日者憩息休整，以作最后的冲刺，艺道之承上启下本就是天绳，无可脱得的！

我又想，雷锋塔倒下的砖石刻作砖砚，被人珍藏着，老树的盘根，被供在静室放出神秘的魅力，深海的贝壳，时时在案头引发飞翔的情思，闪光的钻石，怎不令人产生对造物主的惊叹！而黎雄才的虫鸟花卉精品，不正象这些钻石、贝壳、树根、古砚那般给人一种神奇的美感么！我以为，这些精品是鉴藏家不可多得的尤物。在这些以小及大的精品中，会带给我们微观的惊异，

巨匠雕虫，运斤成风，游刃闪忽，闪忽中不逾矩矩，是为奇制。只不过任何人间的奇制无不渗透尽人间的血汗的，这是作为看客须有的常识。即令水灵灵的花儿，不正有花匠的血汗么？即令洪洪响

的大钟，不也正有铸匠的血汗么？

水灵灵，洪洪响，愉悦的惊异！但愿黎老能以
八旬的宽怀来与我们共享这惊异的愉悦！

1988.8.19于味湖小室

想 洞 庭

天气虽然炎热，但一想起洞庭毕竟死了，竟就分明地冰凉。

为什么，好人仿佛都该先一点离开人世似的！

静悄悄。静悄悄。一样的静悄悄。

我曾想，倒不如有鬼好，这样，活着的还可以与死去的谈一谈。但又想，既然人世间已有不少不像人的鬼，倘还有鬼，又真是……

18年来，我自以为与洞庭还谈得来，这谈，除谈天说地外，还有曲直是非、冷热善恶的共鸣，更有美丑真假、精粗雅俗的研讨。我心里说，他是个汉子！尽管痿风湿扭曲曲了他的腰背，可是，他的精神脊梁却分外地正直。自然，有人会阴阴地笑问，人生就只讲正直么？。而我却要大声说，一个人到死了，能做到这两个字，容易么？听老辈人说，人倘正直，死后印堂会亮出红光，到了阴间，凭此可不下地狱。看来未必没有心寒的所在。

当我还是艺术院校学生时，下乡新会，乡下的大队党支书对我们说，在此之前有批画家来过这

里，其中有个叫“洞庭速写”的，还说，这名字也怪，怎么四个字的？只不过报纸时时这么印着，肯定不会印错。那时节，他的舞台速写不断地在报纸杂志刊出，除题目外，不例外地有着“洞庭速写”四字，难怪乡下人把这当名字了。60年代初，他的国画人物创作是岭南画坛的劲风，尤以“东方歌舞”一辑异国情调的舞蹈国画，更加引人注目。这些画幅飞动俏丽，真是岭南才气的闪射！美，美的舞姿，美的笔墨。到了70年代初期，我初次认识洞庭，他刚从干校出来，为展览陈列画些不显眼的素描创作。那时节，军代表挥舞红宝书指导着创作，在鲁迅博物馆里树荫下的水泥椅上，每当中午，都可以看见洞庭倚着靠背在休息。毕竟军代表没想到他中午要休息一下的地方——而洞庭对这种遗忘沉默着。

我后来才知道，他的痿风湿已逐步侵扩，不能弯腰了，竟至于起卧不方便。而且全身骨节都痛着，连穿衣服时衣物摩过关节都疼，即是说，每天24小时，每年360天，都在忍着疼痛。而就在这疼痛中，他竟画了那么美的画。一个腰僵背直的病患者，竟塑造了那么些歌嘹亮舞蹁跹的形象！这其中的深沉确实该令腰板健全的人拈一拈。

这时日，我时时过他的画室——他是风雨不改，星期天也无例外地准时上班的。他有惊人的记

忆力，谈些画坛往事，对我启发很大。毕竟在这些追述中不乏是非的断评，而这些断评，至今大致仍罗织在我的见解中。这段时期，他致力于山水画，对于椰榕特别多情，而南海浪的搏击，也时时现诸笔端。至于夹竹桃，可说是偏爱，他大概欣赏夹竹桃那种平易亲近的品格。

四人帮倒台后，他得到重任——当了广东画院副院长。与官场老手的圆熟比，他当官当得忙乎，毕竟他认真，执著。记忆力的清晰又使他未能糊涂或装糊涂，这结果就必然难于在宦道中滚转。后来是终于肺病了！养着。但他仍在他那有条有理的画室中画着松、泉、江、雾。

去年夏，病况凶险，医院叫单位来人看着，望着他大吐血之后白得惊人的脸色，他连张开眼皮的力气都没有，只在我握他的手中使了一下劲。我学着他多年来的脾性——沉默着。秋凉时，他竟好转了，并且急匆匆地离开医院回家来，说还可以画点画。我说倒不如去斗门找个地方清静清静好。冬暮了，他上六楼到各个画室走走，我惊奇于他康复这么快，他笑着，说自觉气力好多了。谁料过了几天，就在不到卅分钟中咯血断气，……。丧事像丧事那么办，我捧着摄像机拍下一个个镜头。这摄像机起码掩住了我的泪眼。

他生前并未惊天动地，因而也从未兴风作浪。